

[走过六十年]

战斗在天涯海角

□ 叶佐平

我是 1939 年在我的家乡广东宝安县参加东江抗日纵队、从 1942 年开始到 1957 年,我在广东从事机要工作 15 年。在这 15 年中,走过了从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粤中部队、琼崖纵队,后来又到了粤湘赣边纵队。在琼崖纵队工作时间虽然不到两年,但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岁月。

二

我把这个困难而又光荣的使命推向别人,我只能回答:党叫我去哪里,我就到哪里。一天黄昏,我匆匆和同志们握手告别之后,就乘坐了一条木船悄然离开了宝安,到了偷渡海南的出发地——香港。

我们拟定偷渡海南的路线是从香港经澳门、湛江到揭州岛,然后由海南派木帆船午夜把我们运接到海南的文昌县登陆。

登陆以后,我们才知道国民党 46 军已调到海南,对游击根据地展开进攻,沿途不时可以听到疏落的枪声,当地的同志叫我们脱掉鞋子走路,因为这里全是沙地,那时老百姓都没有鞋穿,敌人往往从鞋印中发现游击队的行踪。文昌县著称椰乡,月夜行军于椰林之间,真是令人心旷神怡,疲困顿消。附近村庄经常传来狗群狂叫声和群众吆喝声,我们以为是夜间行猎,经问才知道是群众用此法迷惑敌人掩护我们通过敌伪据点,这是久经革命战争考验的人民,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这里地势平坦,间有丘陵起伏,附近村庄到处都布满了敌伪据点,我们只得晓宿夜行。因为这里沙地的地下水位特别高,不能深挖洞,我们常常被迫住在只能藏两个人的蛙式地洞里,地洞以一二条竹筒作为通风口,空气不流通,地下很潮湿,这种藏身法的安全程度完全靠良好的群众基础,否则一旦被敌人发现根本无法抵抗。经过几天行军我们到达了县政府所在地——后港村,这里紧靠文昌县城,我们住在敌人眼皮底下,反而觉得安全多了。逗留了半个多月,交通员从琼崖纵队司令部驻地给我们带来信息,我们就在武装部队的护送之下,又开始了日日夜夜的行军,爬过了一座座高山峻岭,穿过了一片片原始森林,一个星期以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司令部,在一个山脊上见到

了冯白驹、庄田、林李明等领导同志,他们身边只带有少数参谋人员和保卫人员,这里既无房屋又无床椅,更没有什么办公的地方,人们随意坐着或躺在林荫底下研究工作、聊天,可想而知,司令部是在流动中生活。虽然环境极端困难,但是大家相见都很高兴,我这个普通一兵,总算给大家带来一点新的希望。

三

经过一段使人难耐的等待之后,报务员和机务员张小章、梁方明等同志相继到达了司令部,经过多方努力,机器也按计划运到。但由于敌人疯狂扫荡,司令部流动频繁,住无定址,加上山区人烟稀少,给养常常朝不保夕,给无线电通讯带来极大困难。为了适应环境,我们不得不把新闻台和联络台分开,留下精干的队伍钻进南渡江上游的大山安营扎寨。大家一齐动手搭茅棚,架天线,几天功夫,红色的无线电波又重划破海岛的空,射向祖国遥远的北方。1946 年 10 月,一天早晨,报务员张小章同志叫醒大家,说她听到了延安的呼号,大家不约而同地围在她的身旁,轮流带上耳机,听着,判断着,当大家都证实这是党中央的声音的时候,都认为要紧紧抓住这一线头不放,首先对准中央台的波段,迅速进行校正,随即开始了紧急的呼叫,很快中央台告诉我们,我们的声音他们也听到了,接着传来的便是通讯兵战友们的相互问候。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司令部,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意。电讯联络搞通了,这仅仅在完成整个通讯工作的第一步,虽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为了摆脱敌人破译机关的捕捉,我们不得不对波长、呼号、密码进行频繁的变动,等到我们认为可以摆脱敌人跟踪、较为安全的时候,才开始拍发电报。第一份电报是中共中央给琼崖特委的贺电,消

息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司令部,人人都为此喜笑颜开,特委为此专门开了一个庆祝会,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的贺电,顿时欢呼声响彻了南渡江边的丛林。

为了配合武装斗争,机要队伍要不断扩大,原来分散了的力量需要适当的集中,以便培训队伍。黄磊同志也于此时从东路调回,司令部的人员越来越多,机要通讯任务越来越繁重,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我们转移到海南岛中部白沙县的莺歌岭上居住。莺歌岭是海南岛仅次于五指山的第二高峰,与五指山遥遥相望,海拔 1800 余米,从半山腰起长满了参天大树和茂密竹林,营地的每天上午均为云雾所笼罩,中午经常下雨,每月难得有几天看到太阳。但是这里却很安全,周围数十里地是羊肠小道,地形复杂,道路崎岖,不仅敌人不敢轻易冒进,就是我们的队伍如果没有本地黎族同胞中的猎人引导,走路也很困难。海南是多雨地区,台风经常在这里登陆,大家没有雨具,只能用竹笠、草席挡风雨,衣服经常湿了干、干了湿;冬季的深山老林寒气透骨,大家衣单被薄,只能日夜烧火御寒,长年累月从未住过房。这种生活环境,每人必备一把勾刀。山上蚂蝗很多,大便也不得安宁,就把厕所搭在大树上,用临时制作的梯子往上爬。没有开水饮,山沟水里有毛蚶,就学黎族同胞的办法把勾刀铁器在水里一起搅,把毛蚶吓走,吸水解渴。饮食虽然得到领导的特殊照顾,但因粮食不继而用野菜充饥,衣服、鞋,都是用缴获敌人的布匹、轮胎自己制作,山蚊特多,常使人染上疟疾,只能用中草药医治,但是大家都是愉快乐观的。

我们在这里自己动手,利用取之不尽的大麻竹和满山丰盛的茅草,盖起了一间特大的茅屋,里面有办公室、寝室,大家同心协力,用勤劳的双手,尽可能为自己创造方便的工作、休息条件。我们用能者为师、边学边干的

方法在这里培训了一批机要干部,派往各个支队,使各个战斗单位克服了交通上的困难,在工作上在战役上取得较好的配合,我们的通讯网组织得越健全,我们就越加相信琼崖纵队同中央、华南分局和各战斗单位的机要通讯已经成为敌人无法截断的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为后来琼崖纵队配合南下大军解放海南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

四

由于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在广东的驻军大量往长江以北调动,华南分局决定全面恢复广东的武装斗争。我们完成了琼纵同中央、华南分局的通讯联络任务,培训了一批能够独立工作的干部之后,于 1947 年 5 月 29 日奉命调回华南分局。

5 月是海南的盛雨季节。我们同参加区党委(特委改为区党委)会议的部分代表离开莺歌岭向琼山进发,经过几日的夜行晓宿,到了海南北部的琼山县演丰乡。这里濒临琼州海峡,滩头上长满了茂密的红树,是沿海革命工作者的天然掩蔽所。海水涨潮时,红树屹立在一汪洋之中;退潮之后红树底下是没膝的沼泽。我们就在红树下的土墩上搭起茅棚安身,土墩旁随时预备着小板艇,平时用作交通工具,发生敌情时,可以随时游动。因为附近有敌人的瞭望哨监视,有时还对树林进行盲目射击,所以不能点火,不能抽烟,不能大声谈话,虽然环境十分险恶,但在月明之夜,泛舟于树林之下却感到格外闲适和充满诗意。为了等候渡海的时机,我们在红树林里住了差不多一个月,这里蚊虫特多,黄磊同志突然患恶性疟病倒了,身边没有医生,我们只好用自己带来的药尽量抢救,病虽然侥幸治好了,但心脏受到严重损害。因为很久等不到党的交通员,党组织安排我们乘坐一条木帆船直接到湛江去。傍晚时分,我们披着朦胧的月色,到达偷渡的地点,当时琼崖区党委负责人之一的肖辉煌及陈说等同志一直把我们送到海滩。海南物质条件实在太困难了,临登船的时候,我们除留下随身必备的衣物之外,其余所有的行装都分送给了随行的公务员和警卫员。一年零九个月,不过是人生的一刹那,但是战斗的情谊深深地刻入我们的脑海,永远不能忘怀。

[诗 页]

艰难烽火路

——为海南解放 60 周年而作

□ 倪俊宇

红棉树,英雄树

狂啸的风,暴吼的雨
在躯干折叠深邃的沉思
枝头上,燃烧着
为消除贫穷而在
刀尖上奔走的人们
红红璀璨的憧憬

一片绿叶记录一个情节
一瓣红花凝着一段壮歌
树下飘动宿营的篝火
吊锅里,欢腾着
明天的话题与野菜汤
枝桠间,尖啸过
坚守阵地的飞弹
绿荫里,漫卷过
撕破重国的硝烟……

哦,六连岭的红棉树
狂飙的思想
开成一树红花
刚剪的热血
染你灿烂如虹
大地举着你呵
举着如橡大笔
在历史的蓝空
书写悲壮与沉雄的不朽

起义的牛角号

像唤醒曙色的鸡鸣
拂爽风雨如晦的深夜
弓弩箭镞苏醒了
粉枪上统苏醒了
号音,敲进翻身号的呐喊
唤醒五指山下炯炯寒寨

串起坚如山岩的信念
点燃黎家世代代的
血泪与仇火
听,一声声,在
林莽荆丛间穿行
召唤泥渍的脚印
召唤臃肿的脚印
召唤流血的脚印
召集起一支打不散的队伍

踏着号音的节拍
他们,扛着一个民族的
承诺,坚毅地
走向烽火连天的命题
穿趟坎坷穿越炮火
寻找镰刀与铁锤的启示

哦,牛角号音
在椰丛与峭岩,激溅出
血与火的光芒
让多少灵魂在硝烟中
展翅高翔

不倒的旗手

火光与硝烟的背景
把斜倚着岗楼残垣的他
塑成一尊雕像
他,手里紧握着
一手震黑并穿洞的红旗
红旗,猎猎飞扬
漫卷半空的战云
呼啸冲锋的呐喊

高擎着这面战旗,他
多少次蹒跚
爆炸的险厄与铁丝网
多少次跨越
烈焰的凶险与深壕

让血染的旗帜呵
引领冲锋的怒吼

而今,胜利的问候
再也换不醒他的笑容
他屹立不动,无言昭示:
生命可以折断
战旗不能倒下

呵,战旗仍在翻飞
那是他的热血在沸腾
呵,战旗仍在飘响
那是他的呼叫在震荡……

[人生况味]

人来曲已杳

——我与椰风副刊

□ 王卓森

写作的兴味让我一直无法停止从左到右对汉语尊重地行笔。现在这种兴味依然活泼,像一种蛮力驱赶着我。写作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是媒介把它延伸到读者中去。当下的情势,媒介主要是纸质媒体,还有网络。我大多写一些叫做散文的文字,当然与韩昌黎先生的文质相距甚远。这些文字写成篇后,我把它传给海南日报文学副刊“椰风”,编辑偶尔会权衡文品发表出来。于是,我忙闲之间写出的那些文字就有了着落。多年以后,也积累了不少篇章和记忆。

忙完手上的事,我喜欢提个电脑找个咖啡座写一写,如果天快黑了,有夕阳照进窗来,那是最有感觉的短暂时光,也可以说这是我最享受的烂事。我总觉得,一个人没有理由地重复地做一件事,或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命运,事之则喜,弃之则忧。一篇文章,也是有喜忧的气脉的。我记得那是一个平常的中午,我从就读的中学校门走出来,到对面烈士纪念碑下一间报亭翻报纸,不敢相信,自己寄给海南日报副刊的一篇文章此时却真切地直面着我。这是一篇现在看来很幼稚的散文,用了一个色彩感觉很差,对称中庸的标题《格绿风红》,文字安排的痕迹直映眼帘,行文拿腔拿调。这篇散文我用方格纸工整地蒙好寄给海南日报副刊,它竟在两个星期后发表了。这天的整个下午,直到黄昏,我的时光都陷在一种难言的兴奋当中,我坐在穿流县城的一条河岸上,把这篇文章来回地读了无数遍,报纸的芬芳至今依然萦绕鼻下。不久,编辑给我寄来了样报和鼓励的信,这样幸运的事,很庄重地延续了在我年轻岁月中的单纯和轻狂,我的写作从此有了某种纵容,生活也有了某种暗示。前前后后,海南日报副刊发表了我大量的散文,且有几篇获得全国副刊奖。每个编辑也写了不给我我打气的信,他们都有我尊敬的人,像一盏盏路上我永远怀念的灯火。我说过我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在我们草根被生活的时代,因为副刊的厚爱,写作被我写作着。在我的文字客生涯中,每每世俗地绕着生计为文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被动的和迷乱的,心隐隐作痛,只有给副刊单纯地写一些文字,哪怕几行诗,我的心情才晴朗如空。副刊对于一个作者的价值,除了成全他文字的旅行,就是收放他心情的潮汐。

我生长在海南,常以岛的视野艰难地说事。比如写作,我时刻都忘写海南的天、地和人,除此以外,我真写不出其他的东西。有人劝我去西藏写西藏,登泰山写泰山。我说我每分钟都能写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生活,每分钟都能以散文和小说的文字叙述折腾一番,但要写我气息以外的生活和事物,我实在没有半点感觉。海南是岛,岛民上京的官路到琼州海峡就不会了,只好泛舟下南洋。岛民的梦想也很岛,圆形的,像侧脸,不像像一团云,更不像一个气球,破裂是它的另一个名字。在海南写作,欲望会变得很小,因为这里四面环海,椰风习习,阳光下的日子散淡舒适,愤怒出诗人只能是个传说。文章写出来了,不会急于递往内地发表,总是习惯地在本地媒体上盘桓,至于藏之内陆传之后世,是极少少数作者的抱负。本地纸质媒体,用各种栏目为“小富即安”的本土写作者构筑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精神空间,椰风副刊则是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的一个栏目,许多作者和我一样,曾经在此受益,甚至因为某篇文章沾花成佛。

记忆常常泄露一个人的秘密,这种秘密可能就是一件沙子一样微妙的小事。我们甚至忘了昨天的热事,却始终记住了多少年前的一件小事。对我来说,只有写作,才能把这种记忆移植下来。我一直认为,被我们记住的很多事,其实都是平淡无奇的,之所以记住它,是因为我们没有比它更单拙的事。单拙的事件是可怕的,它能让我们放大它的意义,并一厢情愿地铭刻在脑海中。比如上述我第一次在海南日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就是这样的事件,它让同时记住了副刊的一段历史面目。当年的海南日报副刊叫“天涯”,跟三亚海边的一块大石头同名,外地的游客知道三亚海边的那块石头,海南本土作者却关注副刊“天涯”,因为这是他们了解到无处坐着云起时的写作驿站,依靠着他们中大多数人名无梦的梦想。今天,副刊已改名为“椰风”,跟海南一个罐装饮料同名,是今天几乎所有本土作者的文学饮料,由于版面有限,也只能像一部分作者的一时之渴,许多才华横溢的作者从椰风走向更远的海岸,成了风尚的人物,说到椰风的醉人清凉,他们最有话语权。我前面说过,我是副刊的作者之一,自然是在“椰风”的吹拂中写过来的,我的两个散文系列就是在“椰风”中成品,且主要凭借这两个系列,有幸获得第四届海南省青年文学奖,这段岁月,是我个人写作中一段奢侈的光景。椰风副刊培养了许多本土作家,也终结了许多作者无梦的夜晚,让他们开始了另外的一个梦魇梦之夜。

一个椰风副刊的资深编辑曾经问过我,你在副刊写了多少文章,我一时语塞,真的要交代清楚在副刊的写作情况,还得找出当年在灯影下小心摆弄的剪贴本,可惜在一次挪窝当中丢失了,可能是任何一篇文章都有它的命运的。至此,我也只能学着越试越贴诗中的两句诗说事了:“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我知道,这是两种语境,已恍隔了一千年,一改逻辑,应该是“人来曲已杳”吧。好在,椰风副刊隔了周与读者错过一面,像一个约好喝茶的老熟人,厚厚的编辑还约我给他们写一写。



思念

(国画)

王根生 作

[如烟往事]

妈 鞋

□ 王冰

即将告别久居了六十余年的老屋,搬进新居,全家大小喜笑颜开。在搬进新居之前,全家人对过去的坛坛罐罐来了个大清理,在大家忙得团团转之时,我在一个旧包袱内发现了一双旧妈鞋(海南话韵:妈鞋)。妈鞋由于年代之久,鞋面略为弯曲,椰衣做成的鞋帮用手一触就断裂,我对妈鞋端详了一下,激动地说:“妈鞋是祖母生前穿用过的,见物思人,就当一件文物来珍藏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祖母与村里同年代的婆婆们,在自己家里或走村串户都是穿这样的妈鞋。其实,妈鞋做成很简单,用事先备好的干枯椰子树叶柄,用刀砍下两段,比好自己脚长度后将其削齐,再用刀在上端往下切下三分之二处,再把备好的椰衣交叉插入切口里,按紧,用坡棘叶干绑紧就可以穿了。

赤坡,顾名思义,赤色的土地,说起它的缘起,还真有来历呢。也许南方在中国五行观念中属火的缘故,土地多为红色,赤坡地处海南岛东部偏西南一隅,土质属赤土,它在很早以前名曰鹧鸪坡,这跟当时人烟稀少,绿染山坡、多鸟栖息的自然环境有关。与本村最近似的最高峰为海拔 512 米的南牛岭,岭南面有一处山岭呈赤色,似一面巨大的铜镜气势恢恢地普照赤光,所面对的这块土地周围的土壤呈赤色,由村西尾至村东头一路向东似一条巨龙呈蜿蜒升腾之势,偌大一片坡地,赤度旷野,俗称赤坡。

山有水才美,水有山才秀。赤坡依山傍水,山清水秀,保持着极好的自然生态景观,尤其是山岭呼应,河塘生辉,无不增添了独具的旖旎和妩媚。赤坡的奇,在山。站在村口,远眺有北部的南牛岭,吊灯岭和南边河对岸的白石岭、石龙岭,近看有村境内的荔枝岭、加豪岭等,山外有山,环环相扣,遥相顾盼,之字走势,有峰回路转之妙。山南层峦叠嶂,分野岭,分野岭,分野岭,常常大雾笼罩,朵朵白云像是给山坡上盖了一层神秘的纱幕,飘忽不定,缠绕不断,行走其间,可亲身感受到“白云回望合,青入看无”的诗情画意。吊灯岭又是另一座神奇之山,三峰相连,分一灯二灯三灯,相传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发出灯一样的亮光,故名。

赤坡的水,在车。赤坡人择水而饮,与水有缘,水润赤土。村里村边河、塘、沟、渠以及水库一

应俱全,主要水系呈“川”字走势,最令人叫绝的是村南边那条贴身而过的神圣而美丽的万泉河。这一条被琼海人民称之为生命之河的万泉之水,自五指山、黎母山两峰漂流合拢而下,千百年来一直奔流不息,水灵灵地滋养着赤坡一方水土,至亚洲论坛所在地博鳌投入南海。流经赤坡村地段有好几公里长,属万泉河下游,一改上游峰回路转、河谷狭窄、水流湍急的险峻,河面忽地开阔,河流平缓,空气清新,沿河岸边排排椰树夹岸染绿,枝叶蔚密,羽叶舞风;农舍掩映其中,错落有致,依稀可见;河边沙滩细白柔软,卵石油光可鉴,河水奔澜泻碧;河中清波激荡,碧波浮移,小舟穿行。伊水剔透,水清见底,卵石可数,鱼肥虾美。无论是东出红霞还是西晒夕红,火红的太阳把整个河面都染成了红色,河水像闪烁的红绸带,环绕着这个美丽的村庄。万泉河像生命的源泉,以清新淡雅的气质抚育了善良淳朴的人民。水库是赤坡村又一道靓丽的风景,在村子北部山峦之间,有一座波光粼粼宛如一弯明月的南牛岭水库,那一汪水总是那么清清凉亮的,就像被镶嵌在大地上的蓝色宝石。白天,清澈撩人,远远望去,大水库像面镜子把阳光从水面反射到天空;夜晚,水库蛙声一片,颇具乡野韵味。水下有十多

赤色的土地

——龙起赤坡之一

□ 王斌斌

种自然生长的各种鱼类,花鲢、鲤鱼、罗非鱼、大鲢鱼,味道十分鲜美珍馐,也常见到野鸭、水鸟在这里嬉水栖息。特别是水库边的引渠一直延伸到村里,到了空旷的赤坡田洋,突起一道彩虹似的近百米长的渡槽。正是这架渡槽和万泉河边的抽水机站,通过纵横交错的沟渠把源源不断的水引到田间地头,滋润着这片土地。

赤坡的韵,在坡。赤中带黑,土地肥沃的赤坡田地是赤坡人赖以生存的家园,主要包括 1500 多亩的水田地和 3000 多亩的坡园。其中面积最大的赤坡洋,水田及周边的坡园面积有两千多亩,是赤坡人生活的摇篮。它气势恢弘,居村庄腹地位置,连接各山岭、田园和自然村,属于河水冲积而成的平原地带。一眼望去,沃野翠绿,一条条排灌渠铺陈其间,穿插递进,似银线缠绕;一条条田埂、小路交错延伸,阡陌纵横,将宽阔的田野分割成棋盘般的整齐方块;一块块田地规整划一,吐绿流韵,充满生机;一个个小村落落在田边、河边散落点缀,隐约可见一幢幢崭新的农舍,鳞次栉比掩映在绿丛中,庭树浓添,自然和谐,好似一幅秀丽淡雅的水墨画。它色彩斑斓,虽然周围山岭依然四季葱绿,但田间多是翠绿与金黄的轮回。春天里,“春草如有情,山中尚含绿”,山坡上、田

野间、河岸边,无处不见如碧丝般的禾苗和嫩草,有红的、蓝的、紫的、黄的各种野花在争奇斗艳,粲然地绽放着,偶见鹰、鸢、斑鸠、白鹭或舒缓或疾跃于田间山头,旁若无人地自在一回,空气中还夹带着花草的清香和泥土的芬芳,到处弥漫着轻松、和谐、恬静的自然气息;若到夏天,乡亲们将绿油油的秧苗栽插下田后,避开晌午的酷暑,或挑着担,或扛在肩,或拉着车,随着阵阵此起彼伏的蛙鸣和蝉声,又在田间地头忙碌开了,劳累了就坐在田边阴凉处小憩闲谈,而老人们则坐在椰树底下,手拿一把蒲扇,不停地摇着,看如洗的蓝天上舒云卷;到了秋天,大地成熟的稻田便会在风的吹拂下翻起层层稻浪,在阳光的映射下宛如金色的海洋,此起彼伏,非常壮观;到了北方天寒地冻的季节,赤坡村民则充分利用海南天然大温室的条件,又在田地里忙于反季节瓜果的种植了,比如青皮冬瓜、青瓜、小南瓜、豇豆、辣椒以及香蕉、火龙果等各种蔬菜、水果,又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这里的人们不会空着一片地,每当一户人家生儿育女,就会在房前屋后种下一棵椰树或槟榔,以示纪念;等村里再没空地种了,又把树砍到村外头山岭的各个角落;等村境内再容纳不下发展的空间的时候,赤坡村没有满足现状,在村里的组织发动下,村民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发扬拓荒精神,到远离村庄十几到二十多公里的双滩、龙介滩、南牛岭等地异地发展,开垦“飞地”,先后开垦了 4000 多亩的荒山,相当于再造了一个赤坡村,主要种植橡胶、槟榔、胡椒等。现在,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有这些经济作物,不仅给这片土地以及村外的大山以绿色,绿化美化了人居环境,更重要的是给村民们以实惠,带来了发家致富的门路,点燃了新生活的希望。